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二

孟子三

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功利之惡浸淫人心孟子以後千載猶惑學士大夫於此不曾分明安得有學術事功乎陳同父以漢文帝唐太宗接統三代而朱子力辨之正為此也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孔子此言自不關時勢說單說德之行速如此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此引孔子之言又見德行本易故下文總結謂事半功倍方兼時勢說見不必有文王之德而王可反手也

上文言時勢之易王此言德本易王兩兩平列到下文
當今之時時也萬乘之國勢也行仁政德也此三句
方合德與時勢言
正謂時勢忽人此節此正解文王百年後與與齊王反
手異同處德字即從文王之德德字生來此孟子文
章絲脈也文王無時無勢然以百里起正見德之速
處若齊之時勢即德不必如文王而王尤易矣下文事
半功倍對文王言也故此節只引謗得一箇速字
此正對文王之德謂速字正對百年繼之文無時勢故
雖齊有時勢故易然易固是速雖亦是速繇德本極
速也

公孫原問夫子當路於齊孟子答云以齊王猶反手孰以之孟子以之也因公孫疑文王之難故論及時勢之易時勢就齊言德字却就孟子言孔孟之德得百里而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如文王然不論時勢也齊宣何德但猶足用爲善能任孟子亦可以王然終不能盡孟子之量故須乘時勢爲之此孟子所以戀戀於齊也要之聖賢以行吾道救濟天下爲事或爲君或爲輔相其德則一而所以行此德畢竟不同故孟子言時言勢也只爲當路於齊立說耳此一節却是孟子全身自任處引孔子之言煞有微意

事半功倍只是一箇易字正對針是以難也難字古人

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王齊之易與辨文王之難兩作事理合一處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動心不動心便是王霸之分

失聲破釜見色豆羹固動也許由之玩世子方之驕人亦物也古人謂被酒而狂與醉而益矜慎者均為酒所動耳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論語句似應先舍黝為主而援上曾儗之然孟子原為論巳之不動心因公孫丑借孟賁為言故孟子亦借黝舍之養勇以引入養氣之說一步步打到自身上養勇亦以守約為上

故二子中已是北宮陪舍借黝舍陪出曾子子夏却又是子夏陪曾子孟子之學源本曾子故說曾子正陪出自已一路脫卸到曾子一住此二句雖是評品黝舍却正爲過渡出曾子子夏空中形影瞥颭是孟子文章神化處

昔者曾子謂子襄節是知言養氣源流公案後半章推尊孔子作結乃一瓣香從上法乳也

兩箇守約迥不相同只換一箇氣字而曾子之約自見

不得於言不知言也言在外而知言却在心勿求於心謂不復求知耳今人看不可之意却與孟子不合孟子意正欲求明其言之理於心今人說求心止是明

心見性之意與言更不相涉不知離言而求心正是告子宗旨與孟子背馳處如何反倒入他牢窠去此不但不知孟子并不知告子之言也看告子勿求下兩箇於字原緊帖上句言勿求心之助於氣勿求言之理於心故曰於非謂不得於心勿求氣不得於言勿求心也學者須明辨之

勿求於心不辨理也孟子知言正辨理也非重言語也不得正從何來勿求來

有謂異端一無所求於天地萬物而性我心之知故可獨存其本若我儒將有事於天下而豈可徒守其至虛之心故不得不治其末是以論心者必兼論氣也

又謂佛老之流不可以用世者治心而不治氣也先生曰如其言將謂異端專能治心而不可應世聖學專為應世而治氣其治心則與彼同妙推高異學之治心猶可言也說壞聖人之治心治氣不可言也夫惟聖人為專能治心耳聖人之治心以格致誠正修為治使心合乎一而齊治平之道自出其中此所謂知其心而存其本而末無不該合內外之道也異端之不可用世正謂不知心不能存其本故末不可通如其本是豈有絕末之理若但謂其不能應世彼且謂神通普度以帝王身宰官身將軍女子身皆可說法非頑空無作用矣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儒同處伊

朱子曰本領不是一齊差却秀才自不曉得聖人本領安謂吾儒之勝異端只在能治家國天下故勢不能沖淡寂寞以求拔上之高妙是以本讓異端而自居於末以求勝其不爲魔鬼所侮者幾何夫治心應世體用一原如其言則已判而爲二判而爲二則所謂應世者已不關本體已自流於功利則儒者之道已遠出二氏下矣安得不仰依乞命哉

陸稼書云時說謂告子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面之差失因目爲禪定之學其實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爲應事之本蓋近日姚江之學爾然既不能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覺

有不得處雖有不得彼終固守其心絕不從言與氣上照管殆其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爲王介甫之執拗矣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大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爲介甫之執拗矣介甫不知治其心而執拗者也告子徒治其心而至於執拗者也然則學陽明者其弊必至於執拗乎是又不然如告子天資剛強故成執拗若天資柔弱者則又爲委靡矣故爲陽明之學強者必至於拗弱者必至於靡然陽明之徒亦認告子爲老莊禪定之學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如種樹者專守其本根不求其枝葉若孟子言志至氣次是謂志之所至氣必從焉則如養其本根而枝葉自茂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噫孰知陽明之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爲告子也與先生曰百餘年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釀成生民之禍眞范甯所謂波蕩後生使搢紳翻然改轍至今爲患其罪深於桀紂者雖前輩講學先生亦嘗心疑之然皆包羅和會而不敢直指其爲非是以其障益深而其禍益烈讀此論爲之驚嘆深幸此理之在天下終不得而磨滅亦世運陽生之一機也至謂陽明天資高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卽朱子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

質爲人好非禪之力意然如朱子所稱必富鄭公呂正獻陳忠肅趙清獻諸公乃可謂之行得好耳按陽明所爲皆苟且僥倖不誠無物吾未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逆侍結中朝攬奪下功縱兵肆掠家門爭姘尤甚皆載在實錄可攷而知也實錄稱其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淺中其隱矣或曰子何言之激也曰是則是非則非無渾融無矯激陽明答羅整菴書直指朱子爲洪水猛獸比之爲楊墨楊墨之於孟子不可以包羅和會者也使其果是則朱子盡非亦不可兩立也凡論佛者曰我不佞佛亦不闢佛此必淺於佞佛者也曰我不入君子黨亦不入小人黨此

必從於媚小人者也故凡謂朱陸無異同及陽明之於朱子有合一處者皆異端之徒陰陽惑亂之術不可不辨

夫志以下六句每上一句是承上不可是賓每下一句是駁上可字是主

持志中便攝入知言一節工夫

夫志以下六句平列無疑疑關在至次二字孟子輕下原平公孫丑讀覺仄耳孟子平中之仄在氣而公孫所疑之仄却在志其錯繆處在此

到不得而後求也是補救未著況勿求乎知言養氣是不得前一步工夫與告子之所謂求本自不同告子

只強制於臨時孟子惟培養於平日此自然不至於
不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
知言則知之明養氣則行之勇知明處當心自然不動
聖賢工夫總不外知行知先行後序必如此若謂知
行合一不分先後則孟子此二句難免支離且良知
二字發自孟子而孟子自言其知却貼言字言者人
言也即讀書窮理之說也孟子既知有良知乃反舍
其內而求之外何耶及言養氣則又云集義集者事
事積累之謂若統乎良知則良知即義又何用集若
以良知集義則義又在外耶
養氣本於知言即大學知止而定靜安慮得自到集大

成之力因巧異是也孟子淵源曾子以學孔子嫡脈在此

至大至剛亦是虛空擬議卽塞乎天地亦是虛空氣象須工夫到得此地纔得此箇消息卽未能身造其境也須相去一二級見得聖人體段便知此此語不虛不然便活畫出一箇浩然模樣畢竟影響難信故孟子曰難言也此節止說本來體段何須說到直養工夫豈不直養人原無此氣乎非也人人有此氣因不能善養則日就銷鑠自不得見故信不及必借直養無害者身上纔信得此事眞實正孟子善言難言之法

此節只說箇浩然體段不及工夫只消云至大至剛塞

乎天地之間足矣只爲人人有此氣卻不能直養無害此箇體段不曾見便說與他也信不及故特下以直養而無害何見曾做工夫了纔見得這箇體段直養無害四字也是現成話不是說工夫

塞天地間也不是容易說天地間無非此氣流行瀰滿更無空闕處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人不能直養自家不能完全此氣與天地不相親切只自家一箇身子動多格礙何處見此箇氣象來果能以直養無害則天地間氣卽我之氣位天地育萬物亦復流行瀰滿更無空闕處所謂塞也朱子云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此是何等體

段

氣之本來與究竟一天地耳而其所塞處却在天地之間若離却之間泛說氣盈天地直是寬皮大話樂記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看世間許多事物道理皆聖賢之氣爲之貞幹充周上蟠下際故能參贊而立爲三也

配義與道此是說養成之氣義道有此氣纔能行著出來若義道生氣之功又在下文故配字倒互不得

今人也曉得是義道而不能行或得半而中間消沮或雖行而意象衰颯皆不能養成此氣故也故朱子於此節氣字指功用而上節氣字指體段

或云有謂氣須合於義道者無義道則氣餒若云無氣則義道餒便說不去然如此則下節又爲贅大全蒙引諸說已辨之義道固不可云餒當是氣餒蓋無是浩然之氣則血氣已盡所以不能配義道而餒然說約又有以爲非氣餒乃體餒者說正可參要之皆非配義集義混一之說耳先生曰餒字即指義道餒有甚說不去此說肆於表黃黃宗禪而叛註眞義外之學故云云耳若集註之意則以氣與義道同爲吾身心以內所固有但氣不浩然則吾之義道亦不能行即行亦不能盡乃所謂餒也故配字朱子以李延平一滚出來解之黃爲禪學看得義道便是外邊事空

空然在天地間如何會餒故云說不去耳今既知氣配義道之爲是又曲爲兩騎之說得非所知仍有未知者耶

義是吾心之裁制道乃天下之只理義之盡頭統體處便是道道義與氣最親切舍却義氣亦無從配道舍却義道亦不能生氣故下文但言集義與字最宜玩

義襲不必定是虛僞只一二事偶合眞義而不能積久則他行必多不慊於心浩然之氣無從生而餒矣看下行有不慊何註云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不慊乃指他事并即指合義之事也如此看乃見下文必有事焉三句工夫正在積久處

金正希云告子外義却不是襲義人告子之外義與襲義者之外義正是相反之病只是同一外耳艾千子云外義是釋氏有悍然不顧一切皆因緣根塵於性無與之意襲義是拓文假仁假義之意正希淺於佛學故於告子外義不能不一回護也先生曰襲義即是外義惟以爲外故可襲耳外義者必襲義如異學既以讀書窮理爲騖外及其立說又必襲力行立大者主靜體天理知止致良知愼獨諸經傳之言以行之故未有不先外而後襲者也但其中有淺淺高卑之不同其高且淺者笑外而襲者之僞飾索性以不襲爲外然究竟不能不襲如大番知識祇一切皆幻

孚而上堂受戒拈香喫菜時又極精於世法他極怪者外到底離外不得蓋外邊義理原無一不是裏邊的肯外求者正非外義外義者必不外求姚江以事物上求至善爲義外正生此病正爲彼學故應作是解千子亦從而兩觀之恐亦不免鶻突也

必有事焉四字是三句總綱勿正即根緊有事說而字一轉是找足語非平衆也故而字中雖有層次而無轉折心勿忘二句又從首句中說如此而猶未也則又但當如此看誌中其或未充四字則二句上確有一轉折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勿字作三平看不

得看下文註云舍之不耘忘其所有事揠而助長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則勿忘卽對有事勿助卽對勿正仍就上句中入一步耳或又作三者相因反覆之說朱子云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爲又云有事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由是觀之卽有相因意亦是有事與忘相因正與助長相因若正與忘忘與助未嘗有相因之說也

三勿字作三平講者固屬謬解卽分上下兩截而兩截看來仍是一樣者亦非也上句有事是正勿正是轉味必字而字可見下兩句勿忘句是張勿助長句是

翫味註但當不可字可見

孟子爲告子強制其心不能免正助之病故下文直言助長有事勿忘是前之直養勿正勿助是前之無害故節次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害字前後相關

異端無心得無力行亦不足以成異端不足以惑君卿士大夫但其所得所行非聖人本天之道未有不害政事害生民者也看其門下堂堂是何人物惜昧聖道爲其本心之說所惑溺耳

有謂中商韓李之說不幸而見用故害於政事之禍如此其亟也楊墨幸而不得志故害於言而已不及政事也其幸而不得志害不及政事者孟子闢之辨之

之力也故夫知言之功不淺小也先生曰老莊未嘗
得志而害晉佛氏未嘗用世而害漢唐以後世界異
端之害政事不必其人見用也嘉隆以後學士大夫
無不惑於邪說乎以其說入文字觀者喜其新奇耳
然不覺已生於其心矣塗炭陸沉非其明驗耶故謂
卒不得志害於言而已不及政事此猶未明孟子之
言者也又曰楊墨佛老陸王皆未嘗得志其禍最烈
申商韓李得志其禍尚小耳

不厭智之事不倦仁之事非即以不厭不倦盡仁智也
以其不厭知其智以其不倦知其仁也字語敘當如
此看

不厭不倦是一事智仁是全體

人於世故井井語及學問便頭痛便是下愚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四可以即天道之本然見權度之精智之事也四則字乃時中之大用見神明變化之妙聖之事也此四句須一氣併讀乃得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至皆不為也兩段合來纔看得聖人身分盡然自俗眼觀之難在上半段不信也在上半段自智者觀之却難在下半段并信得上半段過也在下半段後人疑程朱做不來先打孔孟疑心起直看得下半段是腐儒家當耳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四箇其字明明虛
指百王與孔子分賓主俗解反說包有孔子在內孔
子安得有禮樂與政且子貢與孔子又何消禮樂而
知耶

此政字是全體猶云功業也非政令之謂也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二句俗解頗多有謂上句是說羣
聖人下句是說孔子者其荒謬固不足辨又有謂兩
句俱就孔子講者則是羣聖人與凡人如霄壤之隔
者反比而同之而羣聖人之於孔子未遠一間者反
謂不可同日語也何不均之甚耶蓋此兩句皆就凡
爲聖人者而言言聖人之生固有異於凡人耳

三節總答所以異於夷尹之問而引三子之言以證之都對古今聖人比較與凡民無與有若要說得品級分明故將衆人與羣聖先節起一層斗出類二句總說古今聖人末句纔說孔子更盛加古今聖人出類二句人看來一樣無別於是造為一句指羣聖一句指孔子之說尤為杜撰不知雖一樣指羣聖而義原不同類指庸衆萃指大賢以下

孔子盛於羣聖其道德體段原自不同看集大成章可見人必欲從事功衡量於是單推高其立言垂訓以崇之卻看小了孔子也總是於聖人真實分量信不及疑孔孟疑程朱都只自己眼孔低小耳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章

以德行仁是一滚出來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火然泉達原非兩層兩層看便著假矣

以德行仁卽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直白裏面做出凡念慮之微及事為之著纔有幾微不停當處則雖有作為亦如無有此朱子告君必以誠正而論漢高祖唐太宗不無暗合三代之時然全體只在利欲上謂陳龍川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卻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卻正知見行害於方來此天德王道之正宗亦古今聖賢扶救人極之同心也

王字是辨別語不是張大功效語
大亦何害只是待字不好耳待字只是力量不濟
王易而霸難五霸七國枉費許多氣力畢竟成何事業
事半功倍王齊反手此是孟子獨闢之論此章本旨
也
但說心服猶覺籠統加一悅字又加而字一轉方見王
者服人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服字氣象便不同
說王說霸忽然插入孔子作比方甚是不倫此正是孟
子文章妙處只要發明王不待大之理行仁之德至
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至孔子而極百里七十里尚
有力可待孔子則併無待矣以此看王者悅服之理

更親切分明可信

此之謂也繳以德服人不指服孔子句并不粘湯文至

武王更開客矣

孟子曰尊賢使能章

戰國時諸政弊壞已極孟子就其最大者斟酌以行仁

政耳仁政固不只此也然王者規模大段已具

五節只說感應之情理如此願者來即實事也至無敵

而王方是實效

所謂賢能固非當時憑軾結靷之流也所謂尊使固非

當時黃金百鎰錦繡千純之謂也孟子此言亦正指

當日厚幣招賢者而言耳

三代教養造就法術而化久故人材迥異戰國時此道已壞猝不能待故孟子但言用人之法蓋人材無時無有但用之得宜亦足以濟後世求賢圖治不過向此中補苴布擺耳孟子御便講井田學校正為後來教養地也

有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不征而商已沐休況并去其廛則仁商者至矣如是而商與農其惠均此先王平民之道先生曰先王賤竟貴農而惡逐末待之不得均平也均平則不均平矣故但市有廛而民居六區初無所徵也市商多則行廛若市商少則其地多空勢難用廛故但法而不廛此是兩樣活變為用之

例幷一併同行者故張子下兩箇或字可見若竟與

惡𧨏均平看太過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全章指示性情體用勉人擴充次節不是鋪排事功正

借聖人做箇極頭樣子以爲擴充之的是上一節註

脚下五節總冒

因先王之政見凡人之心之盡不是因凡人之心推出

先王之政之異

以行二句卽是斯有中事此急疊語非層次語也但斯

字指聖人過化存神不可知之妙而以行二句卽就

其中見聖人實地施設處却正是下面擴充用力之

方

以行二句正好與離婁章參看心與政本一物也未有政時先有心在既有政後心即寓焉以字如火之附薪行字如舟之載物只體貼二字之義便已得其不可偏廢之理在此章又偏注政一邊蓋下文專講擴充也

雖心政互舉章意原重論心然此二句所重却在行政一邊蓋此行政字即後文擴充保四海者是也人因下文不復言政遂謂肯重在心不知下文四節只申解得首節人皆有之意而末節乃應此節正指點人去擴充則此二句重行政是孟子立言本旨

以行二字即包下擴充義先王不待擴充自然行之衆人必待擴充方能行得此三句是聖人與衆人交接處

先王有心斯有政便是現成擴充盡處後人擴充亦須到此方得

問此二句根上文說先王乎另推開說凡人乎曰看語勢自然根先王說然已兼得凡人在內蓋申言其理也問先王亦須擴充乎曰旣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竭與繼便是擴充只是出來較自然耳總是擴充聖人以下其分數不同却儘多

以行是著力字看後擴而充之火然泉達是甚氣象豈

是泛然便能行須著乾旋坤轉雷厲風行始得或曰此二句指先王說是安而行從擴充是勉而行此處不宜說得著力吾謂二句也不曾粘煞在先王身上只論現成道理如此耳原兼安勉在內用功有難易分量有盡未盡其爲行則一也但此二句指現成說下擴充則就此中指引人下手究竟擴充只是行也

自秦幷天下以後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歷代因之後儒商商量量只從他私利心上要裝折由不忍人之政來如何裝折得好不得已反說井田封建學校選舉之必不可復此正叔孫通希世度務之學雜就禮儀皆逢迎漢高之所欲豈三代王制之

禮哉王者之興制度文爲必取之儒者儒者先自將
不忍人之心連根剗絕又復何望乎
汲長孺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
代之治乎此言切中三代以下病根故欲行三代之
政須先正三代之心正三代之心先須去私欲私欲
非剛烈不能去故仁政亦非剛烈不能行也
第五節與公都子章語同而意別彼是從用而指其體
以證固有此却欲人識其體用而充廣之故加一端
字便有一充字對待內之所有須推而出之使盡其
量正見重在行不忍人之政意
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然畢竟有一定之是

非在蓋莊子只知是非之生於心而不知所以是非者之由於智是即本天本心之分今人惰人說道理也只怕是非二字然究竟磨滅不得是非之心是天命中智之端但說是端須擴充始得若不擴充則如石火電光其不牿亡於旦晝者幾希

是非從天出者一定從心出者萬變而未有已也如陸王以程朱為非亦是從心斷來然程朱之道久而不為所斷滅此天之一定者也

近人惡說是非二字凡有論是非者必以假道學三字詆之嗚呼自宋以來以此三字加人者君子乎小人乎何勿思也

知皆擴而充之矣知字卽貼在擴充然達上講不是知
一件擴充又是一件也
知字極重朱子謂不能擴充者正爲不知都只是冷過
了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此章只是形容善量無窮不是較量三人品第也
與人同舍己從人正言其取善非謂其忘也卽忘亦忘
人己之見豈忘善哉渾忘意乃二氏之説非孟子道
理也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與人同自是舜與人同舍從樂取
自是舜舍從樂取與人爲善自是舜與人爲善善之

是固自大然非舜何以見其大有謂非舜能公之是即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滅諸佛衆生同在大圓覺智非聖賢所謂吾與人同也

黃陶菴云後世多欲如漢武而曰吾欲云云雜霸如唐太宗而曰行仁義既効斯皆岐人已二之矣陳亮乃欲使金銀銅鐵併歸一冶何哉或舉此以問曰公毋謂陶菴爲永康之學今觀此論得毋有未然耶曰請看其上句云斯皆岐人已而二之便見其眞同甫矣漢武帝唐太宗之仁義非仁義也今但云岐人已而二之則其看漢唐之善即唐虞三代之善第用處不同此便是同甫金銀銅鐵一冶之義陶菴特不自知

耳而反訶同甫亦猶王伯安之詆禪也

取諸人以爲舍是與人爲善者也下句只在上句中推論一步作兩層看不得兩層則體用分夾入機權作用矣

舜只是自爲善耳因爲而有取取之愈廣所及益遠卽取爲與是極意形容取善之妙非較量功效爲大小也

此節就道理推論不是事實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清和隘不恭並行不掩

以夷惠爲牌而者後人之隘不恭也以隘不恭爲牌而

者夷惠之自為夷惠也然則其源仍出之夷與惠耳然孔子又曰伯夷不念舊惡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學者為聚案以觀之可也

須識得隘不恭之外自有夷惠在夷隘惠不恭外更自有不隘之夷不不恭之惠在自有消為夷惠斡旋而當時學術後世流弊自能不爽銖黍矣

金正希云惠非眞有玩弄一世之心也依依之情宛與無知之嬰孩共出入而無心曠蕩之懷如其無情之鹿豕人其羣而不亂此惠之以不恭成其聖也非此不恭則俛偷以就人慄慄然以逢世是即鄉愿之間流合污矣又云一肚皮輕薄如何說得聖人如此才

說得有些身分若今世所說不恭何待君子始不由耶先生曰正希自以爲得聖人身分矣不知止到得莊列境界與聖人仍無涉也渠所謂一肚皮輕薄更放下與低人比較所指又是說時鄉愿一流故宜其以莊列爲聖人也大凡禪門欺壓止求勝卑汙詐僞一層不知遮上面不足者正多孟子所指不恭乃聖之和之偏處其辨甚微正希卻將來做柳下本領看故越淺求越差去耳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三

孟子四

公孫丑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嘗與友人言秀才不會應變處事只是窮理工夫缺欠纔講作用便非孔子曰我戰則克豈作用之謂也孟子此章正要如此看蘇老泉好談兵著權衡各十以擬孫子此意便低若如宋襄公不鼓不成列而公羊以爲雖文王之戰不是過亦眞腐儒之論耳

封疆正所以域民山谿正所以固國兵革正所以威天下不以云者正非弛關去險銷兵之謂只要人和得

道乃可耳

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策士之說孟子就其中取人和之說以發明本論但策士所講人和都是五霸假之爲招徠籠絡之術非孟子所意之人和也故孟子特下得道二字見人和之本謂得王者之道實能發政施仁也得道者自多助不是要多助而求得道道些子上便是王霸之分而作爲亦別於此不淸楚正墮策士權謀圈禮中此漢唐之所以終不能返於三代也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則所謂得道孟子一生宗旨也

孟子將朝王章

堯舜之道全從此心做出君不能致敬於臣則不尊德樂道不足與有爲臣不致敬於君則不能陳善閉邪格君心使之正此二典開口便說欽哉也孟子之不敢陳非道此心便是致君堯舜之本方見不敢與下敬字中內聖外王體用具在

平生本領只一箇堯舜之道守堯舜之道只一箇敬字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是舍却仁義便都是非堯舜之道也不以此事君即賊其君是不陳堯舜便敢於賊也故此二句不獨指一時敬齊宣云然是孟子一生學問事功俱在裏許

除仁義二字外凡爲富强功利一切淫辭邪說生心害政者都是非字中脊脇都是拂性蔽聰之說

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責難一邊即不陳非堯舜之道所以閑邪兩路並到責難中有無數法則閑邪中亦有無數門庭法語巽言潛移默奪可知孟子有多少苦心大用

敬王不是說王就是堯舜定做到堯舜看王便當堯舜如此說却是褒獎尊頌乃後世之敬非孟子之所謂敬也自已實見得君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不敢不以此陳告陳者陳其道非以堯舜相奉也此方是責難陳善之敬

不召之臣乃師傅非佐相功臣也大有爲之君其所謀
即王道仁政之事非陰謀秘計也就之乃尊德樂道
以師禮事之非脫略儀節以示契密爲英雄作用也
惟有不可召之臣故君不敢召
景丑以不敬責孟子孟子正以不敬責齊王則不敢召
何其敬也責難陳善亦正孟子之敬王也
孟子之平陸章
衰亂君臣大約情相欺過相委耳孟子兩說能使各正
已罪其義正在不相借處有謂大夫之罪本於王推
勘未嘗不是然有失出處不見聖賢義例之精細矣
天下大禍皆釀成於巧宦士大夫但講做官不復知有

百姓使人君但講財利不復知用救民之官以致生靈塗炭害貽君國皆立而視其死一法爲之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章

有謂孟子有排難解紛之意故不受祿爲其畫地爲限不敢代庖也激蚳鼃一事正是孟子爲齊自爲處先生曰孟子之所齊爲行道也齊無學焉後臣之實則不足與有爲故不受祿而王猶足用爲善故戀望不忍即去此孟子之仁義交至也蚳鼃一事但就蚳言盡齊人一論則又就孟子言孟子各有所當無非至道其發蚳鼃也初不爲齊何况自爲言外推論謂其即此有益於齊而無傷於自爲則得若謂孟子以此

爲齊自爲則純是權術作用非聖賢心事作爲也

燕人畔章

周公之過何等光明洞達豈待後人爲之解說耶蓋此時只宜有過不宜無過竪儒不具此識見妄下一轉曰其有過一如無過卽蚍蜉蠛蠓之論矣

古人之過皆從理義上起不從心意上起理義有何過此有二種一爲眞過一爲似過眞過者知有未至看理義稍粗以爲是矣而未止於至善也似過者於理義極精而於尋常之迹違非庸人所易曉又不可以告人此古人處無可如何只有引爲已過其實盛德至善卽聖人之所謂權也只此二種總於理義得過

故聖賢無時不憂危惕厲而愈見其過多惟釋氏本心自信其心無他卽以爲無過故其行猖狂亦不自掩飾但以其不掩飾處自認爲率性爲真心白沙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不知於理義不合處皆成大過蓋卽此一點信心無忌憚之意本體渾純是過從這上面發揮出來安有無過之理哉

有謂古人之過不開後人援引之端先生曰王莽援周公曹操援文王曹丕援舜禹李密援湯武援者自援但無傷於古人耳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不是責客以安賢亦不是望王之聽客只是王無繆公

使人之意則客非繆公左右之人旁觀作此閒周旋真是沒要緊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天下之民舉安此是聖賢大事因祿乎生志業在此棲棲齊梁諸國無非藉以行道非欲與齊梁以代周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孟子所信處只在天信天却只是信我若無知言養氣仁義禮智根於心本領此兩句亦與自家無涉看下文舍我其誰何便見此兩箇必字真是孟子屈頭屑大擔不是輕易打誑語

義重名世不重王者名世或先王者生或與王者同時而聞道先王者故曰其間盖王者之所從學焉而後臣者也非王者與而名世爲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者而無損其爲名世之實故孟子謂天未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者後來漢高祖猶祠孔子而尊其道亦從學之義後世王佐不聞道故帝王之道亦微可見名世非必遇王者而後爲名世若必遇王者而後信則孟子之言荒於秀才眼孔低微竭力要靠王者擡舉不道古之名世乃擡舉王者者也

三代以來因無王者擡雖有孔孟程朱不成名世然必如此然後當得名世二字若漢唐以下止成得英雄

君臣不可云王者名世也

三代以下一治一亂亦猶是也然其治亂皆氣數上事非聖賢理道上事故漢唐以來君相但可稱英雄不足當王者名世之實名世必孔孟程朱其人乃足以敎導王者旋乾轉坤此非子房孔明之所幾况攀鱗附翼因人成事之輩乎若乘時賢能之相何代蔑有以此當名世則不應三代後平治之運會反稀且盛於三代也

有謂過是過其曆先生曰其數指五百不指七百餘過矣乃指七百餘耳五百年王者與爲治亂常數七百餘歲而王者不作則亂靡有定故聖賢以爲憂若周

過其曆雖永命千年正聖賢之所樂又何爲不豫乎後世英雄起草澤奸人生窺何神器之心乃有讖緯符命之術非孟子所云時數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四

孟子五

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兩句只作一意併說爲是下句總是發明性善實證耳看下文道一即性善句引成覸三段即稱堯舜句也

此節是孟子一生大本領兩句道理只一而爲說各有指皆立極之言性善者理之極堯舜者人之極也知理之極則不爲外說所淆知人之極則足以有爲而無暴棄之患兩句原並看

性善堯舜固有窮本原然正是撥引庸衆以我固有之
人皆可爲也
兩句是孟子無假借無粧飾平生樸實頭本色學問
孟子平生本領盡在此二句所謂舍正心誠意更無可
對揚者也
性善反而只對性惡一宗蓋凡爲異端只要掀翻善字
故性惡之說是其正宗善惡混無善惡知其說之駭
世而不足以統攝故又道此二宗則惑亂益巧矣善
惡混者故降善與惡同等攙善入惡所謂落水拖也
無善惡者故措惡與善同滅所謂予及汝偕亡也總
是極憎這善字必欲打掉了乃得看告子先本作杞

柳之説後逝而爲湍水又逝爲生之謂性其話頭有
轉換宗旨只一而已後來謂無善無惡心之體便是
這狐精狡獪別無他法
孟子此言是滕世子破天荒平生未聞之語
世子復來見而坐立未定不曾開口舉似從何見他疑
處劈頭一何喝破直令世子汗流下拜此是孟子知
言窮理盡萬物之情當下爲機迅利處
有謂人與人一也先生曰道一非人一也人如何一得
堯與舜便不同矣
一邊打破疑團一邊便鞭策篤信力行以見人皆可爲
處只引證三段不下一指點語而指點已在言外

滕文公問爲國章

民事只農事引起通章制產意著民事二字可見制度原以爲民非爲君也爲民正以爲君又是轉一層語此句實未及此惟其爲民事人君輒視之爲緩而不知其不可緩也

不可緩是王者仁心仁政所出

引詩所以證不可緩而詩語是冬間乘屋只在末句中看出民間閒時他事勤渠都只爲此事乃見其不可緩之至

恒產二字已包後分田制祿兼君子小人在內然此處只就民說

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是下面十五節分田制祿總綱
由心德而推爲治體由治體而極之制度其間煞有
次第
此節是制法之本
禮下二句是恭儉之實事亦是井田學校之實意不則
恭儉不過聲音笑貌而下文井田學校等事亦僅帝
王之糟粕矣
禮制相爲表裏
三代授田多寡之數不同耕斂賦稅之法亦異但是取
於民者其實同是十一實字對數與法言不與名字
對要之三代法數之異本是理勢不得不變非謂更

姓開國必改易名號以新耳目也此皆後世私心議論漢祖唐宗以來只此一點心祖述暴秦嫡傳憑他制禮作樂總不能復返三代者坐此讀書人不可不知

多寡諸解朱子亦取陳徐二說爲近或云易姓改步異名同實田數無增只尺放長短以新其法耳是將殷周聖王都說做朝三暮四欺詐之狙公矣亦是後世心術不正之論最害道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寖廣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

三代井田制度朱子謂此難卒曉以周禮爲本而參諸說證之然恐終不能有定論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

詳味其言眞見好古闕疑無不知而作之意又嘗云
今人讀書欲卒乍如某也難某煞用功夫來乃朱子
之所未詳者而後人必欲取而論定之其不至於穿
鑿附會非聖畔道如郝敬之解經不止也
有夏初之貢有夏衰之貢有周初兼用之貢有周末虐
取之貢龍子所譏猶指周以前之貢言耳要之夏后
氏之初必無是弊後王酌劑趣事加美而貢之不善
乃見亦從其弊後言之也看後文請國中什一自賦
則當時之貢又非龍子所言之貢矣
雨我公田節是孟子無中生有善讀書引證之法
徹兼貢助孟子就徹中指出助來周字即徹字也

孟子原勸滕行徹而極言助之會見徹之妙正在助耳

看講野節自見非欲廢徹而行助也

毋見人云先王改制以名新天下之耳目而實則相因是文武周公以狙公賦芧愚人將聖王心術說壞大是害事蓋徹原貢助兼行後來助漸廢而貢加厲故孟子抑貢而申助謂徹法原以助為主非徹即助也

顧麟士云按徹耕則通力收則計畝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則當耕與收時一井之中公田私田只并混一處然到得什而取一則私田之中亦即有公田耕私田者便是助公田矣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一田兩

名故一兩兩觀詩人絕妙之辭也雖周亦助則是孟子說詩到絕妙處又云一井之田中公外私此定制也然曰通力計畝則當耕與收時自無彼此之別蓋人情日媮一日假令今以衆農通力未必無偷惰不忠之處且合衆私以耕一公卤莽滅裂苟簡卒事者亦必比比矣周之改助爲徹未必不慮此而究亦一助異名同實也楊子常云按方里而井節明有中外先後之別註曰乃周助法則此雖周亦助知非孟子臆解詩之說矣楊氏云徹者徹也兼貢助而通力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

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通者亦云徹
者通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如此則通力計
畝兩語似未盡徹解先生曰徹法前註云一夫授田
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
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按此則徹之取義原
以通用貢助之法而其於用助則又稍變通力計畝
之法本註原兼二義未嘗專以通力計畝盡徹解也
顧楊自生葛藤耳至于常欲竟主通用貢助而廢通
力計畝之義乃据方里而井節有中外先後之別註
爲周助法余謂此節乃指井田形體及與鋤合耦之
先後與殷助同者耳既因周之助法則與殷之助必

有別矣曰惟助爲有公田則徹之公田又有別矣故二法不可廢一也又曰雖周亦助謂雖徹亦原本助法其井制略同而耕收少變要是助法講究到至精耳非謂但换名號而毫無更改也看末後請野一節註云周所謂徹法如此又言大略潤澤則勸公復周徹行十一之政所謂取民有制是孟子大主意亦未嘗專要行助也極稱助法之善謂徹法雖兼貢助而其至善者爲助兼貢法乃其不得已故後請國中什一使自賦可見也

有謂改徹即叛商公劉文王必不然此是後來私心議論拘于後世文法褊小見識當時聖人只以民事爲

重邪有後世許多虛文忌諱若云當商時不應更制豈止徹田如太王之立司空司徒設皋門應門冢土公劉之制三單京師文王之出師類禡何非帝制自爲將盡責以僭擬耶抑又有別說而經不足憑耶故後世見識議論不可以妄例三代聖人也又曰徹田爲糧當時實有徹田之制想於助法酌劑其宜自不妨更改不似後世便以此爲逆節也

徹之與助只耕斂賦稅之不同其制同爲井田戰國時井田法壞不但不行助並不知有徹矣近頗有謂孟子意在復徹者其說非不佳然細思不是孟子主意孟子主意總欲復井田既復井田則索性復助法耳

蓋孟子時周法已盡亾故其告君行王道都索性從天理當然䝉論如孔子夏時殷輅之義未嘗有必遵周制意也通節大旨只了莫善於助一句借詩引證亦只取公田二字雖周亦助謂周徹亦總是井田耳非謂徹只更名而法悉同助也

或云徹勝於助孟子勸滕行徹非勸滕行助下文自明先生曰謂徹法兼貢助可謂徹勝於助未可謂勸滕行徹可謂非勸行助未可看明堂章尊賢使能章孟子平生實以助法爲至善未嘗舍徹也請野九一節是兼貢助是勸行徹亦爲國中難行助處只得變通如徹耳然國中行貢之地原自不多究竟以助爲主

故死徙無出鄉二節單言周之助法作總結也庠序學校原只是井田中事到此乃民事之成耳有謂學校不難設井田不易行渠只見近時有學校而無井田故云耳不知今之學校非古之學校也古之學校亦必待井田行而後可設蓋其規制義指與井田相依與今學校絕不相同故易則均易難則均難不可分也

孟子與齊梁之君言曰以齊王猶反手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與滕君言只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此亦是當時事勢如此

孟子度滕勢之不能與王因示以天下非甲爲即乙爲

見聖人大公之義然中主未免氣隨志緊故又勉滕
行王政見創垂可繼未必無成功之理特舉文王以
勵之文王終身不王然武周王天下之道皆不外文
王治岐之政此必法爲師之明驗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註中明云周所謂徹
法蓋如此第孟子特下箇請字定於徹法徹有不同
處有謂徹法九一在貢十一在助此未必然卽註謂
當時貢不止十一乃指徹法既壞時事徹法用貢原
止十一也助法未嘗有十一之説卽前註謂公田百
畝中以二十畝爲八家之廬舍一夫通公私田耕一
百一十畝爲十一分而取一則又輕于十一亦未嘗

云十一在助也
此是周徹法却不純是周徹法故孟子下箇請字周徹
亦井田九一但公田斂法不同故下箇而助字徹兼
貢法貢只是什一後來加重爲自賦故下箇什一字
助法害必當復貢之名可不必復故下箇自賦字就
滕壞而言故下箇野與國中字
孟子主意只要行助雖周亦助正謂雖徹亦助國中用
貢周法亦是佐助之窮耳
滕之國中原自行貢但未必自賦什一耳此句不是勸
滕行貢正是圖足上句行助謂惟國中不便行助故
可行貢之自賦但必須什一也

方里而井節止乘一井規制而凡助徹之所以分田制祿養君子治野人之法已無所不具

助徹之義上文已盡此正實指井田形體之制蓋助徹之妙全在井制形體上後世賦稅未嘗不依倣十一作數而取民無度上下交病終不能返于三代之治者只此形體之制不講也

以上數節是孟子事末節是滕君臣事界限甚明程子向司馬温公王介甫議論亦如此

孟子井田之說略于齊梁而詳于滕非爲滕易行而齊梁難也齊梁之君溺于功利聲色嗜殺好貨其志趣根本未正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

邪心所以與齊梁言者皆與起其行仁之本而未暇及條目然恒產九一庠序孝弟之語未嘗異也滕文公爲世子時即能就見孟子聞性善道一之旨不忘于心其志趣根本巳正故及其問爲國直告以條目之詳耳然滕終不能有爲孟子期之亦止曰王者師新子國後世子孫有王者而于齊梁則曰不王者未之有以齊王猶反手正以仁政得勢而倍速故齊梁易而滕難孟子所謂仁政王道只有井田學校舍此更無他圖只可惜齊梁之國易行而君無志滕君有志而國不足行若以滕支而有齊梁之國孟子之道必行三代之盛復覩矣後世儒者亦習于功利詐力

之事自先信仁政必王不及只在時務利害上商量直謂王道難行貶損以就後世苟且之術旋且張大以爲此卽三代之意蓋至是而二帝三王孔孟之道漸滅欲盡矣此永康事功之害朱子闢之與金溪同凡熟講史學經濟未有不墮此坑塹者

封建井田之廢勢也非理也亂也非治也後世君相因循苟且以養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復返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憂而必爭者正爲此耳雖終古必不能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望聖王之復作今托身儒流而自且以爲迂更復何望哉若因時順勢便可稱功則李斯之法叔孫通之禮曹丕之禪馮道之匡濟

趙普之釋兵皆可以比隆聖賢矣此所謂曲學阿世

孔孟之罪人學者不可不慎也

有謂荀悅言井田不宜行於人衆之時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田廣人寡尚可爲也然此言猶可行於漢爾去古愈遠則雖開國之時亦不可行矣先生曰井田之制謂繼世守成之君難行則有之然亦顧其人何如耳真聖人定不難若開國之君無不可行者今謂漢以後去古遠雖開國亦不可行最是亂道焉知天不生聖人耶即萬世無聖人聖人之道不可易況從來開國之君皆聰明有爲其不能復三代者皆輔佐之臣本領不濟不能導之止于至善耳亦

皆此種議論陷惑淺錮故本領日下學者不可不先

破此見也

有謂無輕賦之法而徒欲推兼并之徒則破壞富室又

昔人之所戒也先生曰若不講井田輕賦亦止惠富

室耳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其徒數十人不是數十人從許行是許行要數十人從

已如山農心隱之毆拳納拜專爲惑天下耳今日講

堂實繁羣相鼓煽大率類此

水道不合一則古今遷變一則孟子行文取大段不屑

屑作酈道元也

自舜使益以下直至五穀熟而民人育方一歇此是聖人養民之憂下人之有道也四句又與前天下猶未平九句相對聖人有憂之與堯獨憂之句相對使契爲司徒與使益禹稷相對乃聖人教民之憂也故契爲司徒另用使字起而禹稷上不消加使字者益掌火上之使字須讀斷直貫至此也

勞來匡直輔翼教化之法已備自得二句又加鼓舞作新其德字即上數句非德性之德故註作惠字又恐人誤解作財惠故又于答問辨明即上文教化事問振德是施惠之意否朱子曰是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復從而敎之

自得在民使之自得仍在司徒故謂强有以使之者固
非也謂任其自得之者亦非也
聖人之憂民如此論本節與聖人有憂之相照似應單
承命契一件不知此句直從堯獨憂之說來作一總
結則統承為得也
憂民如此緊與堯獨憂之句應使禹稷契皆舜使之矣
此處復舉放勳之詞正見大人勞心堯為重也
堯舜之憂不同不為所得之人有多寡大小蓋君相之
職分不同則其所憂之大小又有差看上文堯獨憂
之及舉舜舜使等句自明
禹皐乃總舉之詞益稷契即在裏非謂舜所憂不得止

在禹皐而益稷契不與也

第十節正應繳前第六節爲天下得人應大人之事仁字應勞心

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此不是贊歎堯舜之仁只極言勞心爲天下之大耳

上文數憂字是緊接勞心來此爲天下三字是緊接憂字落得人二字亦從此三字中生出

此仁字以恩惠言與論語如其仁之仁字同

所謂仁者原只是惠與忠之道耳惟其要盡人而惠之忠之此其法非得人不可得人正所以爲天下也天下兩字緊對上人字

有天下卽有天下之人一世之人自足以治一世之天下特爲之得者無其人耳此堯舜之所以任爲巳憂也天下字與上人字對看衆寡何如仁字與上惠忠字對看廣狹何如是之不憂更有甚事

人不止是舜禹皐陶自舜禹皐陶推去所得之人皆堯所得之人也故曰堯獨憂之然堯只要得舜舜只要得禹皐陶此之謂大人之事有分殊有理一讀西銘便見得箇仁字完全

堯得舜舜得禹皐禹皐以下至庶司皆是勞心中人但其勞心有大小耳舜禹皐陶之勞心皆爲堯得之而後勞若未爲堯得則亦無從勞也論至此則堯憂爲

更急而勞心更大

古今來人主爲天下之心有公有私爲天下得人之事有義有利爲天下所得之人有大有小若一槩不論只爲天下得人便是仁則漢唐以後求賢察吏之君皆可與堯舜比烈矣

陳良楚産也居侏離之鄉而曰我自悅周孔而已必無是理所以爲陳良計只有北學一法耳許魯齋位列台重而以爲悅考亭之道吾未之敢信也

周正之秋乃夏正之五六七月也秋陽以暴之即似今人家晒物必以三伏者爲良耳非眞秋也

有謂神農以前無物可齊自無物不齊先生曰必無是

理巢窟毛皮皆物也有天地卽有物卽不齊此等議論亦從二氏寓言得病

墨者夷之章

異端之所以別於吾道者只是無等殺無等殺便無禮無禮便無天從此一串差去彼以爲等殺之禮聖人造作以敎人苦人而不知其爲天也此是儒釋劈頭分路處程子所謂本領不是者此也俗士猶云末異本同三敎合一亦只坐不知天耳